

原敍

詞之爲道，意內言外，選音攷律，貴在精擊。余幼耽此，倚侶翫集，互相喁于；中年以來，江湖落魄，時或雁檣橫天，葭雪墮袂，輒藉蘄聲以答悽響。頃來淝上，謁復堂譚先生，示以新校正白香詞譜箋。余沫氐之，標舉馨逸，鏘洋和均；較之他選，纖佻炫工，姚冶倚市，去上莫別，凌犯無歸者，誠不可同日語！南海謝韋菴少尉，仿樊榭絕妙好詞之例，爲之箋。旋歸道山，遺文多佚，小品僅存張樵野廉使感卒文之覆瓿，哀山陽之吹笛，校而彙之。烏衣燕冷，都成秋痕；素紈蟬死，獨存印迹；蓋其搜南宋之瑣事，仿西冷之前編，油鐙獨挑，書城兀擁，爲此攤牋錄字，以當仰屋著書，其用心綦苦矣！且讀其詞，卽知其人，並及命意之所存。旣醫枵腹，兼佐談資，當與復翁篋中一選

，播惠藝林。復翁屬叙其緣起，頗不自涯，妄爲惶引。廬州城南赤欄橋，爲白石老僊僑寓，時裴裒遺迹，穉柳淡黃，池波自碧，儻攜此箋與復翁訪古尋春，倚聲論世，知宓子橫琴之餘暇，卽周郎顧曲之風流也。時光緒丙戌清明前六日，丹徒李恩綬亞白，敘於肥西之紫蓬山房。

楊守齋作詞五要

按守齋名續，字繼翁，號守齋，又號紫霞翁，嚴陵人，居錢唐，宋甯宗楊后兄，次山之孫，官列卿。

作詞之要有五：第一要擇腔；腔不韻則勿作，如塞翁吟之衰颯，帝臺春之不順，隔浦蓮之寄煞，鬪百艸之無味是也。

第二要擇律；律不應月則不美，如十一月調，須用正宮，元宵詞必用仙呂宮爲宜也。

第三要填詞；按譜自古作詞能依句者已少，依譜用字者百無一二。詞若歌韻不協，奚取焉？或謂善歌者融化其字則無疵，殊不知詳製轉折，用或不當卽失律，正旁偏側凌犯他宮，非復本調矣。

第四要隨律押韻；如越調水龍吟商調二郎神皆合用平入聲韻，古詞皆押去聲，所以轉摺怪異成不祥之音，味律者反稱賞之，是真可解頤而啓齒也！

第五要立新意；若用前人詩詞意爲之，則蹈襲無足奇者。須自作，不經人道語，或翻前人意，便覺出奇，或祇能鍊字，誦纔數過，便無精神，不可不知也。更須忌三重四同，始爲具美。

新序

詞曲始於唐時，爲古樂府之變體，唐人止有小令，定出於子夜懊儂等曲；其後乃有慢調，南北宋爲最盛，當時卽以爲樂府，被之管絃者也。填詞音律謹嚴，殊難工緻。沈伯時曰：「詞之作難於詩；蓋音律欲其協，不協則成長短之詩；下字欲其雅，不雅則近乎纏令之體；用字不可太露，露則直突而毋深長之味；發意不可太高，高則狂怪而失柔婉之意思」；觀乎此，不可率爾操觚者明矣！必有規範焉！必有準則焉！庶不誤入迷途也！而詞之專書，不啻汗牛充棟，其足爲金科玉律者，白香詞譜耳。是書爲清舒夢蘭所輯，歷代詞家之精華，胥在於是。又有謝朝徵箋註，凡關於本詞者，旁搜博采，頗資考證。其書精美完備，久爲詞家所公認。茲爲迎合潮流，按詞性而加新式標點，學者

詳註白香詞譜 新序

於此，不無一臂之助也。

丙寅孟冬，永康陳蘇祥識於克復軒。

詳註白香詞譜凡例

一是書原本百調，以小調列前，次及中調長調，而題下各系所作人姓名，此譜例也。今既爲之箋，自不得不先標姓名，後列本詞，庶使披閱瞭然，非敢屢亂舊籍。

一是書自唐至清，計凡五十九人，原本以詞爲主，故時代不分，今則序列後先，一依朱竹垞先生詞綜。

一初以是書坊間盛行，苦讀其詞者，或不知其人，及命意所在，不無憾事。是以按譜之餘，偶箋一二；八九年來，所積遂多，因別鈔一通，廣爲中帙，花晨月夕，聊佐清談，非敢云著書也。

一是書體例一仿絕妙好詞箋，其南宋人逸事，皆照厲樊榭查蓮坡兩先生所輯錄入，或有未采者，間補數條。

一所引各書，悉照原本，疑者闕之，不敢妄爲增削；間有私見，則加

一按字以別之。

一是箋隨時鈔錄，詮次不無稍紊。又最後乃得茗溪漁隱叢話詞苑叢談兩書，因略爲勘證。其先經錄入者，卽不復易；後有於兩書中得者，則仍冠以某書字樣，不忘所自。惟詞苑多不引出處，茲仍依之，蓋古書多佚，難於稽訂也。

一兵燹之後，典籍多亡，卽如今古詞話一書，在國初時已佚，今或有於類書小注內錄得者，日久又忘出處，雖冠以書名，或未窺全豹，讀者勿以誕陋見誚，幸甚！

一古人事迹，繁簡不一。如蘇文忠公則一事而各處並載，如李玉則徧攷不得其生平，今事或太多，則擇其雅馴者錄之，其未詳者則略之，亦絕妙好詞箋例也。然學寡識疏，挂一漏萬之譏，在所不免，尙祈博雅君子是正焉！

新式標點淺說

自文學鼎革後，新式標點漸行；至於今，古籍新著，靡不以之爲句讀，要以便於誦讀而使之然也！本書爲潮流所趨，亦以是法行之，俾免明日黃花之誚焉。茲述其用法如左：

(甲) 關於語氣者——

- 一， 表一頭，或一逗；卽語氣未絕須繼續者。
- 一· 表語氣終止。
- 一； 表含有許多短句之長句，或平列句，轉折處。
- 一： 表總冒下文。
- 一！ 表驚嘆，命令，贊美。
- 一？ 表疑問。

一〇 表直接談話，或直接引詞。

一一 表間接談話，或間接引詞。

以上各符號，均填在字句中。

(乙) 關於名號者——

一 表人名，地名，年號。

二 表書名，詞曲名，題名。

以上各符號，均標在字之左旁。

(丙) 關於平仄者——

一〇 表平聲。

一一 表仄聲。

一二 表應平而仄，應仄而平；即平仄互易也。

以上各符號，均標在字之右旁。

詳註白香詞譜卷一

靖安舒夢蘭原輯

南海謝朝徵韋菴詳註

李白

白字太白，自號青蓮居士。涼武昭王九世孫，蜀人，亦云山東人。天才奇特，遊長安，賀知章見其文，曰：「謫仙人也。」言於明皇，召對金鑾殿，詔供奉翰林。帝在沈香亭，賞名花，召賦清平調三章，帝愛其才，因醉，名高力士脫鞋，力士恥之，摘詩中語激楊貴妃，譖於帝，賜金放還。安祿山反，永王璣辟為府僚佐。璣起兵，自逃回，璣敗當誅。先是營救郭子儀，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，詔長流夜郎。赦還，客當塗，令李陽冰所，代宗立，以左拾遺召，而白已卒矣，葬當塗之青山。

黃叔暘云：「凡看唐人詞曲，當看其命意造語工緻處。蓋語簡而意深，所以為奇作也。」又云：「太白菩薩蠻憶秦娥二詞，為百代詞曲之祖。」

菩薩蠻 閨情

平林漠漠煙如織，寒山一帶傷心碧。暝色入高樓，有人樓上愁。
玉階空佇立，宿鳥歸飛急。何處是歸程？長亭連短亭。

湘山野錄：此詞不知何人寫在州水驛樓，復不知何人所撰。魏道輔悉見而愛之。後至長沙，得古風集於子宣內翰家，乃知李白所作。

詳註白香詞譜

卷一

一

詞苑叢談今詩餘名望江兩外，菩薩蠻憶秦娥稱最古，以草堂二詞出太白也。近世文人學士，或以爲實然。予謂太白在當時直以風雅自任，卽近體盛行七言律，鄙不肯爲，嘗屏事此。且二詞雖工麗，而氣衰頹；于太白超然之致，不啻霄壤。藉令真出青蓮，必不作如是語。詳其意調，絕類温方城體，蓋晚唐人詞餘名太白耳。杜少陵編云：大初中，女蠻國貢雙龍犀明霞錦，其國人危釐金冠，纓絡被體，故謂之菩薩蠻。當時倡優遂歌菩薩蠻曲，文士亦往往效其詞。南部新書亦載此事，則太白之世，唐尙未有新題，何得預填斯曲耶？又北夢瑣言云：宣宗愛唱菩薩蠻詞，令狐丞相假飛鸞所撰寄進之，戒以勿洩，而遽言於人，由是疏之。按：大中卽宣宗年號，此詞新撰，故人喜歌之。予屢疑近飛，至是釋然，自信具隻眼也。

憶秦娥 秋思

簫聲咽，秦娥夢斷秦樓月；秦樓月，年年柳色，灞陵傷別。
樂遊原上清秋節，咸陽古道音塵絕；音塵絕，西風殘照，漢家陵闕。

顯起綸花菴詞選跋：唐人作長短句，乃古樂府之濫觴也。李太白首倡憶秦娥，慷慨流麗，頗臻其妙，爲千古詞家之祖。

松窗雜錄開元中，禁中初重木芍藥，卽今牡丹也。得四本，紅紫淺紅通白者，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，沈香亭前。會花方繁開，上乘月夜召太真妃以步聲從，詔待選梨園弟子中尤者，得樂十六色。李龜年以歌喉一時之名，手捧檀板，押衆樂前，欲歌之。上曰：「黃名花，對妃子，巧用舊樂爲？」送命龜年持金花筵宣賜，翰林學士李白遂清平調詞三章。白欣承詔旨，稱苦宿醒未解，因援筆賦之：「雲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風拂檻露華濃，若非羣玉山頭見，會向瑤臺月下逢。」「一枝紅豔露凝香，雲雨巫山枉斷腸，借問漢宮誰得似？可憐飛燕倚新妝。」「名花傾國兩相歡，長得君王帶笑看，解釋春風無限恨，沈香亭北倚闌干。」龜年遽以詞進，上命梨園弟子約略調撫，絲竹，遂促，龜年以歌，太真妃持頰梨七寶盃，酌西涼州葡萄酒，笑領，意甚厚，上因調玉笛以倚曲。每曲遍將換，則遲其聲以縲之，太真飲罷，飾繡巾重拜。上意龜年嘗話於五王，竊憶以歌得自勝者，無出

於此，抑亦一時之極致耳。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。會高力士終以脫烏皮六縫爲深恥。異日太真妃重吟前詞，力士戲曰：「始謂妃子怨。李白深入骨髓，何拳拳如是？」太真妃因驚曰：「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？」力士曰：「以飛燕指妃子，是賤之甚矣。」太真頗深然之。上欲命李白官，卒爲宮中所捍而止。野客叢書李白事所說不一，魏顯作文集序曰：「上皇豫游召白，白時爲黃朋游飲，比至半醉，令製出師，詔不草而就，許中書舍人，以張洎語，逐游海岱間，年五十餘，尙無祿位。」樂史作別集序，則又曰：「上與太真在沈香亭賞木芍藥，命李龜年持金花牒，宣賜，李白立進清平詞，白宿醒未解，授筆賦之。會高力士挾脫鞵之恨，譖白於妃，由是上三欲官，白輒爲妃沮。」刻令自作碣記又曰：「天寶初，元宗辟翰林待詔，因爲和蕃書，並上宣唐酒賦一篇，上重之，欲以綸語之任委之，爲同列者所撓，詔令歸山，遂浪迹天下。」范傳正新集序曰：「天寶初，召見於金鑾殿，論當世務草蕃書，元宗嘉之，遂直翰林專掌密命，將處司言之任。他日泛白蓮池，公不在宴，皇歡既洽，召公作序。時公被酒於輪苑中，僉高將軍扶以登舟，優寵如是。既而上疏，請還舊山。元宗甚愛其才，或慮乘醉出入省中，不能不言退室樹，恐撥後患，惜而逐之。」其說紛紜，不同如此。惟樂史所說頗與傳文合。傳曰：「白供奉翰林，猶與飲徒醉於市，帝坐沈香亭，意有所感，欲得白爲樂章。召入，而白已醉，左右以水頰面。稍解，授筆成文，婉麗精切，帝愛其才。白嘗侍帝醉，使高力士脫鞵。力士恥之，搥其背以激黃妃，帝欲官白，妃輒沮之，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，輒求歸山。帝賜金放還。」所載亦如此云云。夢溪筆談小曲。有「咸陽沽酒實釵空」之句。云是李白所製，然李白集中有清平樂詞四首，獨欠是詩。而花間集所載「咸陽沽酒實釵空」乃云是張佛所爲，莫知孰是也？君溪漁隱叢話桂花曲云：仙女侍，董雙成，桂殿夜涼吹玉笙，曲終卻從仙官去，蕙戶千門空月明。河漢女，玉練顏，雲轡往往到人間，九霄有路去無踪，轟轟天風吹瓊環。此曲許彥周詩話，謂是李衛公所作。湘江詩話謂是均州武當山石壁上刻之，云神仙作。未詳孰是？○按：詞綜載此詞調名桂殿秋，自河漢女以下，另爲一首，并引吳虎臣云：此太白詞也。有待於石刻而無其腔。劉無言倚其聲歌之，音極清雅。據言李太白謫賀知章，知章曰：「公非人世之人，可不是太白星精耶？」

侯鯖錄：李白開元中，謁宰相，封一板，上題曰：「海上釣鼈客李白」相問曰：「先生臨滄海，釣巨鼈，以何物爲釣繆？」白曰：「以風浪逐其情，乾坤縱其志，以虹霓爲絲，明月爲鈎。」又曰：「何物爲餌？」曰：「

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爲解。一時相懷然。○李白墳在太平州采石磯民家采園中，游人亦多留詩，然州之南有青山，乃有正墳。或云太白平生愛道家青山，葬其處，采石特空墳耳。世傳太白過采石，酒狂捉月，飄忽當時藥葬於此。至范侍郎爲遷芝青山焉。○東坡先生在嶺南青：元祐中，有見李白酒肆中，誦其近時云：「朝披夢澤雲，笠釣青茫茫。」此非世人語也。少游嘗手錄其全篇，少游敘云：「觀頃在京師，有道人相訪，風骨甚異，語論不凡，自云嘗與物外諸公往還，口誦二篇云：

「東華上清監」：清逸真人李白作也」云云。

龍城錄：退之嘗言李太白得仙去，元和初，有人自北海來，見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大笑語久之。頃，道士於雲霧中，跨赤蚪而去。太白雙身健步追及，共乘之而東去，此亦可駭也。

王建

建字仲初，潁州人。大歷十年進士，官昭應縣丞，轉太常寺丞，終陳州司馬。

建與張籍友善，工爲樂府，故張王並稱。○黃叔暘云：有宮詞百首，甚工。

許彥周云：張籍王建樂府宮詞皆傑出，所不能追逐李杜者，氣不勝耳。

調笑令 宮詞

團扇團扇，美人並來遮面，玉顏憔悴三年，誰復商量管絃？
絃管絃管，
春草昭陽路斷。

顧起綸花菴詞選跋：王仲初古

調笑融情會景，猶不失題旨。

雲煙過眼續錄：楊元誠家所藏王建親書宮詞小詩一百二十首，極其宛轉妖麗，今人學能及，後有錢武肅王印押，蓋宣和內府物也，其字皆草草，纒耕錄：今之入宅與遷居者，鄰里酬金治具，過主人飲，謂之曰：「樓扇。」

「或曰『煨房』王建宮詞，『太歲前日煨房來，』則煨房之禮，其來尙矣，○入月二字，尤新。王建宮詞：『密奏君王知入月，喚人相伴洗硯硯。』○世之曰乞求，蓋謂正欲若是也。然唐時已有此言。王建宮詞『只恐他時身到此，乞求自在得還家。』又花蕊夫人宮詞：『種得海棠纔結子，乞求自過與君王。』

西溪叢話王建宮詞：『延英引對綠衣郎，紅帳宣毫各別牀，天子下簾親自問。宮人手裏過茶湯。』恐是用紅絲硯，江南李氏時猶重之云云。

宮人宮詞云：『厭船進食簇時新，侍宴無非列近臣，日午殿頭百索體，隔花催喚打魚人。』二詞記事則異，造語頗同。第花蕊之詞工，王建爲不及也。○唐王建宮詞舊跋云：『王建太和爲陝州司馬，與韓愈張籍同時。而籍相友善，工爲樂府歌行，思遠格幽。初爲渭南尉，與宦者王守澄有宗人之分，因過飲以相讒戲，守澄深憾曰：『吾弟所作宮詞，禁掖深遠，何以知之。』將奏劾建，因以詩解之曰：『先朝行坐纒相隨，今上春宮見長時，脫下御衣偏得者，進來龍馬每教騎；嘗承密旨還家少，獨奏邊情出殿遲，不是富家類同說，九重爭遣外人知。』事遂寢，宮詞凡百絕，天下傳播，效此體者，雖有數家，而建爲之祖耳。

白居易

居易字樂天，下邳人，貞元十四年進士，拔萃官集賢校理，入爲翰林學士，遷左拾遺。母喪歸還，拜左贊善，以言事貶江州司馬，後入爲中書舍人。旬外遷，爲杭州刺史，又爲蘇州刺史，文宗立召遷刑部侍郎。太和中，以朝多黨禍，移病還。開成中，起收太子少傅會昌初，以刑部尙書致仕，卒贈僕射，諡文，有長慶集，顯起補云：自樂天始調換頭去題漸遠，換之本來詞體稍變矣。

長相思 別情

泗水流，汴水流，流到瓜州古渡頭，吳山點點愁。
恨到歸時方始休，月明人倚樓。思悠悠，恨悠悠。

黃叔暘云：此詞上四句曾談鐘唐景。又云：非後世作者所及。○按：泗水，在今徐州府城東北，受汴水合流，而東南入邳州。韓愈詩：汴泗交流郡城角是也。瓜州卽瓜洲渡，在今揚州府南，皆屬江北地，與錢唐相去甚遠。○叔暘讀談錢唐景，未知所指。

中吳紀聞：白樂天爲郡時，嘗博容滿蟬態等十妓夜游西武邱寺，嘗賦紀游詩，其末云：「領那時將久，游山數幾何？一年十二度，非少亦非多。」可見當時郡政多暇，而吏講甚寬，使在今日必以罪去矣。

杭州府志前輩任杭州而夫者，雖共山水清佳，亦其民風酒掃易感也。白樂天憶江南云：江南憶，最憶是杭州，山寺月中尋桂子，郡亭枕上看潮頭，何日更重遊？白公之戀戀於舊遊，蓋必有以取之爾。

東坡志林：與郭生遊於寒溪，主簿吳瑛置酒，郭生善作挽歌，酒酣發聲，坐爲凄然。郭生言恨無佳詞，因爲略改樂天寒食詩歌之，坐客有泣者，其詞曰：「烏啼雀喚昏翁木，清明寒食誰家哭，風吹曠野紙錢飛，古墓累累春草綠。棠梨花映白楊路，盡是死生離別處，冥漠。」

重泉哭不聞，蕭蕭暮雨人歸去，「每句雜以歇聲。」

詞苑叢談：一樹春風萬萬枝，嫩於金色軟於絲，永豐坊裏東南角，盡日無人屬阿誰？此名柳枝詞。相傳白傳爲小蠻作也。宣宗朝，樂工唱之，上取水豐柳兩枝植禁中，白感上意，又爲詩云：「定知此後天文裏，柳宿光中添兩星。」

添兩星

溫庭筠

庭筠本名岐，字飛卿，井州人，累舉不第。大中末，以上書授方山尉，仍失意歸。與令狐綯不協，薄爲有才無行。徐商知政事，用爲國子助教。綯罷，韋處。著有握蘭金荃等集。

黃叔暉云：飛柳詞極流
麗，宜爲花間集之冠。

張叔夏云：詞之難於合曲，如詩之難於絕句。不過十數句，一句一字閒不得，末句最當留意，有有餘不盡之意始佳。當以唐花間集中韋莊溫飛卿爲則。○尤展成云：飛柳玉樓春更漏子爲詞擅場。

更漏子 本意

柳絲長，春雨細，花外漏聲迢遞；驚塞雁，起城烏，畫屏金鷓鴣。
香霧薄，透重幙，惆悵謝家池閣，紅燭背，繡簾垂，夢君君不知。

草堂詩餘溫飛卿玉樓春云：家臨長信往來道，乳燕雙雙拂櫻草，油壁車輕金犢肥，流蘇

帳曉春雞報，籠中嬌鳥嬾猶睡，簾外落花閑不掃，衰桃一樹近前池，似惜容顏鏡中老。

北夢瑣言：宣宗嘗賦詩，上句有「金步搖」未能對，遣末第進士對之。庭筠乃以玉條脫續之，宣宗賞焉。又

藥名有白頭翁，溫以苕耳子爲對，他皆此類也。宣宗愛唱菩薩蠻詞，令狐相國假其新撰。密進之，戒令勿洩，

而遺言於人，

由是疏之。

雲溪友議安耶中誠，晉國公次子也。足情調，善談諧，與舉子溫岐爲友，好作歌曲，迄今飲席，多是其詞焉。

又曰：二人又爲新添聲楊柳枝詞，飲筵競唱其詞而打令也。又曰溫詞曰：「一尺深紅耀麝塵，舊物天生如此新

共郎長對莫團圓，真許元來別有人，」又「井底點燈深燭伊，

菖蒲漁隱叢話溫庭筠湖陰曲警句云：「吳波不動楚山遠，花壓闌干春晝長。」庭筠工於造語，極爲綺靡，花間

集可見矣。更漏子一詞尤佳，其詞云：「玉爐香紅蠟淚，偏照畫堂秋思，眉翠薄鬢雲殘，夜長衾枕寒。梧桐樹

葉，一聲聲，空階滴到明。」

葉，一聲聲，空階滴到明。」